

海鑫钢铁被证实停产 实际债务或超30亿

去年年底,当地银行监管机构曾发出警示,各银行不要向已经从多家银行借款的钢厂放贷,该报告特别提到海鑫钢铁。

■ 本报记者 张龙

因为“富二代”、“女影星”等词汇,海鑫钢铁被人们逐渐熟知,近期这家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也爆发危机。

有媒体报道称,海鑫钢铁出现了30亿元人民币贷款逾期的情况,目前严重亏损,拖欠工人工资数月。多座高炉已经停产。

山西当地一家钢厂的中层向记者证实,海鑫钢铁确实已经停产。另有知情人士透露,海鑫钢铁的实际债务可能不止30亿元。

同为民营钢铁企业的新冠金属制品总经理邢秀英告诉记者:“国家银根收紧,对民营企业的压力非常大,有一部分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资金成为钢厂生存的头等大事。”

另一家不愿具名的民营钢厂老板则称,资金紧张去年还是反映在市场层面,今年已经蔓延到钢厂内部。

钢厂资金“劫”

北方一家大型国有钢厂的日子也不好过。该钢厂中层告诉记者,因为资金紧张,有着多年历史的运动会都已经取消了。下面一些从事三产的子公司也被要求自负盈亏。

山东一家民营钢厂向记者透露,公司目前只能发一半的工资给员工,银行现在限贷太厉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公布的一组数据令人惊讶,他说:“去年,中国钢铁工业全行业利润仅为228亿元,亏损面达到18.6%,吨钢利润仅为36元,基本与一公斤猪肉的价格相当。从数字上看,钢铁工业似乎还能盈利,但这个利润数据其实经不起分析。据统计,钢铁工业的利润中,来自于投资收益的约177亿元,营业外净收入约120亿元,这说明钢铁工业的主业其实是处于亏损状态的。”

此外,除了亏损外,钢铁工业的金融指标也处于持续恶化中,统计数据表明钢铁企业的存货占用资金约5902亿元,产成品占用资金1731亿元,负债率达到了69.36%,银行贷款同比增长8.41%,其中短期贷款增长更快。此外,重点钢铁企业的财务费用高达786亿元,远远超过其利润。

首钢的一位中层告诉记者,海鑫事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是一批企业的代表,只不过它是第一个冒出来而已,今后会陆续出来一批像海鑫这样的企业,预示着钢铁整合或者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是产能消化的开始。

钢铁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民营钢厂素来凭借灵活的经营决策和成本控制等手段,普遍盈利状况都优于国有大中型钢铁企业,去年年底以来却频频传出关停、破产的传闻,这还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

银行不再“心慈手软”

海鑫钢铁早已引起银行业的警惕,去年年底,当地银行监管机构曾发出警示,各银行不要向已经从多家银行借款的钢厂放贷,该报告特别提到海鑫钢铁。

运城银监局在去年12月份的一份《对运城钢铁行业银行信贷风险情况的调查》中指出:各银行机构之间要加强部门联动,尤其是对像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这样贷款数额巨大、在多家机构均有贷款的龙头企业,应做到企业信息互通有无,贷款额度心中有数,防止出现超额授信、资金额度难以监测等问题。

此外,中国农业银行两年前就责令当地分行停止向海鑫放贷。

一位民营钢厂的中层告诉记者,公司用来维护银行关系的工作人员现在要远远多于做市场的员工。

银行的警惕之心源于钢铁行业亏损日益严重。

张长富透露,今年1月份,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11.34亿元,创历史新高。而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预计2月份亏损幅度将扩大至接近20亿元,前两月全行业亏损将超过30亿元。

一家河北民营钢厂老板辛女士告诉记者,随着一部分企业濒临破产银行更加收紧对企业的贷款,授信也在缩减。

“原先银行授信的数量现在还不能兑现,继续审批的授信可能会流产,前期到期的资金还款再贷出来的机会更小,银行在选择性地、适当地缩小贷款比例,这种特别紧张的情况是从2013年开始的。”辛女士说。

统计数据也显示,出于对钢铁行业过度发展的担忧,许多银行将削减对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贷款,最高削减幅度达20%。

不敢让监管机构知道减产

一个可笑的事实是,现在很多钢厂在偷偷摸摸减产,但不敢公开说出来。

辛女士告诉记者,目前真实状况是有些民营企业,背负着亏损的压力,仍不敢减产,怕减产的信息被相关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知道后,对企业带来融资方面的不利影响。

“会有撤资、收贷、缩减授信等一系列的问题,更加造成资金紧张。有些企业减产,但绝不会公开说在减产,现在企业负债率在100%以下的很少了。现在敢说减产的企业,基本上是资金链正常的企业。”

辛女士也是犹豫了一下才告诉记者公司减产了1/4,据了解,该公司的产能在300多万吨。“据我所知,我们周边的企业,都有所减产。现实情况是,很多企业能不减产就不敢减产”。

越怕越要死撑,数据可以说明这

个问题。在行业内多家企业亏损的情况下,粗钢的产量却在攀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月至2月,全国粗钢产量1.31亿吨,同比增长1.7%;生铁产量1.17亿吨,同比增长0.2%;钢材产量1.66亿吨,同比增长4.9%。平均日产粗钢221.69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此外,税负提前缴纳也让企业苦不堪言,间接影响着企业的资金链。

辛女士告诉记者,政府追求的是完成税收指标,但是税收不是完全按照增值的效益衡量,而是按照政府给税务部门制定的指标来衡量。

“税务部门天天到企业催,为了完成任务指标,不惜低三下四到企业求情,央求企业老板先预缴税款,税务部门称形势好的时候,再返回来。我的企业也预交了,提前预缴了半年到1年的税。”辛女士说。

辛女士的情况并非最严重的,有业内人士表示,有些钢厂的税款甚至有预缴到2018年的。

面对资金紧张局面,国企和民企的“淡定”程度并不一样。鞍钢集团国贸公司副总经理李达光表示,钢铁行业资金偏紧是正常情况,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无论从政府调控还是资金市场化来看,国家都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向钢铁行业。企业要积极转型升级,提高运行效率。

邢秀英则认为,海鑫钢铁事件是银行业和融资业的一个警告,有许多钢厂由于资金状况紧张,都在硬挺,一旦银行管控力度加大,资金投放缩小,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

铁矿石压港数量超1亿吨

铁矿石套利功能消失 融资变现被指饮鸩止渴

■ 本报记者 张龙

由于银行大幅收紧对钢铁行业贷款,钢材贸易商和小型钢企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利用铁矿石融资获取短期资金,正在圈内迅速蔓延开来。

上海一位贸易商刘晓在“2014冶金产品国际会议”的会场外指着正在进行交流的企业人士对记者说:“这些人,80%以上都做铁矿石融资,在银行不愿意给我们贷款的情况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贸易商的游戏

山东一家民营钢厂采购进口铁矿石的负责人王庆余告诉记者:“铁矿石融资,相对来说,贸易商参与的人最多,钢厂要少一些。拿铁矿石去银行做抵押,银行给出的贷款最多是铁矿石原价的70%,中国港口上堆积的铁矿石有至少1/3在做铁矿石融资,压港的铁矿石差不多有1.1亿吨。”

官方数据显示,3月7日,进口铁矿石港口总库存已快速升至1.03亿吨,超过去年高点,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与此对应的是,铁矿石需求一直在下行通道之中。超量的铁矿石令融资风险骤升。

多位贸易商都向记者证实了在做铁矿石融资的事情。“利用铁矿石融资,可以质押贷款的办法,还有利用开信用证的办法获取资金。”刘晓明说。

在会场外,一位贸易商告诉记者:“铁矿石放到港口上,压着的钱拿不回来,把矿押给银行,银行给你钱,这不就有钱了嘛,融到钱之后,我们可以再接续进货。由于铁矿石价格一直走低,目前做赔的贸易商有很多了,我估计做现货贸易商基本都做融资了。”

这位贸易商身边的另一位贸易商则称:“我们也做铁矿石融资,有时候也给别人做融资,主要还是给关系比较好的做,不太熟的不敢去做,风险太大了。”

此外,利用信用证融资也是贸易商采取的一个办法。

刘晓明告诉记者:“贸易商先通过国内银行开信用证购买国外铁矿石,并将单据作为抵押凭证,只需支付15%至30%的保证金,即可由银行付款,贸易商只需在90天或180天后支付货款。通过这样操作,贸易商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短期融资。”

河北一家大型民营钢厂国贸公司负责人刘先生告诉记者:“我们也做铁矿石融资,我们一年铁矿石采购量在2000万吨左右,有1500万吨是自用的,剩下的500万吨是做贸易。”

刘先生的公司也是采取信用证的模式,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些大型国企也参与其中。“我上次做了一单现货的铁矿石,一般是大的国企给我们融资。”刘先生说。

钢厂参与铁矿石融资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贸易商在做。宁波港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业务部经理洪挺告诉记者:“我们港口铁矿石压港的情况还好一些,压港的铁矿石主要都在北方,日照、秦皇岛等地。放在我们港口的铁矿石有30%左右是贸易商的,搞融资的基本以贸易商为主。”

明知死路也得走

北京建邦矿业国际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亮表示:“目前看,融资矿已经成为一种压力。钢厂的生产空间越来越小,明知这是一条死路,但是也得走。”

在张东亮看来,融资矿这个词现在被放大了,“铁矿石具备融资的属性,信用登记也是一种融资,现在融资的东西,有些潜在的风险。一旦风险过去,融资矿还会成为一种常态。从我们的角度看,没有哪个企业不做融资,对于铁矿这么大一船货,谁愿意用现货的模式去买。”张东亮认为。

对于钢厂和大部分的贸易商而言,铁矿石融资难以割舍的很主要原因在于融资成本明显偏低。贸易商或者钢厂通过银行开出的远期信用证(通常为3到6个月),在交纳保证金后,由银行支付货款,从而获得一定期限短期融资。此类融资成本相较于国内贷款利息低3至4个百分点,所以颇受企业欢迎。

钢厂方面则更谨慎一些。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矿产资源部副部长舒洪表示,未来融资矿作为融资手段将长期存在,但作为套利工具将消失。

山东永锋钢铁有关负责人表示,融资矿是长期存在的。但随着国家重视,会逐渐减少。

河北一家民营钢厂老板私下里告诉记者,融资矿是由于钢企、贸易商资金紧张,效仿铜的融资来融资铁矿石。由于资金周转的问题,融资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随着银行对开证的收紧,融资矿会降低很多。

矿价走低将使风险暴露

一位高姓贸易商坦言,铁矿本身这种产品与黄金、铜相比,显然不是特别适合套利的产品,整个行业的不景气造成金融工具的运用越来越多,确实要更加谨慎。

据海关总署的统计,去年,全球一半的铁矿石出口到中国,进口量达到8.19亿吨,总价值高达6384亿元,在大宗商品中进口总值规模仅次于原油。按2月21日天津港62%进口矿价格为122.4美元/吨(普氏指数)计算,较1月3日135美元相比跌幅已达9.3%,3000万吨的港口铁矿石库存,存货价值不足两个月已蒸发3.78亿元。(下转第十版)

鞍钢巨资“救急”卡拉拉 股权将升至62%

澳洲铁矿项目有望6月达产

■ 本报记者 张龙

鞍钢集团国贸公司副总经理李达光3月20日向记者表示:“澳大利亚的卡拉拉铁矿我们原来希望是投产以后到达产的时间短一些,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有望在6月份逐渐地实现达产。”

卡拉拉矿位于澳洲西部地区,于2013年4月正式启动挖掘,在未来30年内,预计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铁矿石。此前,受困于资金不足,达产计划一再推延。

作为鞍钢卡拉拉项目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的金达必公司在公告中称,鞍钢国贸通过行权将两笔总价6000万澳元的股东贷款转换成卡

拉拉矿产公司股权,在行权之后,鞍钢在矿产公司的股权将从原先的50%上升至52.16%,金达必持有47.84%股权。

如果鞍钢国贸为卡拉拉矿产公司还清额外的2.3亿美元银行债务和预售协议,可进一步通过行使债转股,占有后者62%的股权。

李达光表示:“鞍钢要承诺的事情,一般都会做到,鞍钢既然给金达必资金支持,说明做这件事,鞍钢应该是有信心的,对卡拉拉项目的未来前景是看好的。”

鞍钢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源于卡拉拉项目资金严重“告急”。

金达必不久前发布的半年报揭示其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截至去年12月底,鞍钢半数持股的卡拉

拉矿业公司欠债额度已达25亿澳元,流动负债超过8.32亿澳元,包括5.113亿澳元应付账款,及与多家中国银行所签17亿澳元高级债务设施带来的3.22亿澳元应偿贷款,支付期限分别在5月及11月。

金达必在公告中称,未能于去年12月底达到高级债务协议中的财务偿付比率,且不太可能于3月底前达到相关目标。如果不在30天内进行协议修订,可能会出现违约,理论上贷款方将有权力获得卡拉拉矿业公司控制权。

鞍钢集团此前曾承诺于4月底前向金达必提供近3亿澳元债务融资,以助其应对偿还债务的压力。

鞍钢下属上市公司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关联

交易公告披露,其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澳公司”)拟向鞍钢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借款1.69亿美元,用作卡拉拉铁矿项目短期营运资金,降低融资成本,借款金额根据卡拉拉项目实际用款进度进行。除本次借款外,鞍澳公司曾于去年8月向鞍钢香港分支借款1.13亿美元。

据了解,2007年9月,鞍钢与金达必金属公司正式签署《鞍钢和金达必合作开发卡拉拉铁矿项目协议书》。2009年年底卡拉拉铁矿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矿山、选矿厂、供水供电线路、铁路、港口、生活设施等。

“达产时间越晚,对企业资金链越会有影响。”李达光表示。